



隨園文鈔

上



安政四年丁巳季秋刻

# 隨園文鈔

從吾軒藏

序



余嘗鈔隨園文錄為三卷以  
為初學子之資蓋隨園文金  
石叙事其最長而錄十一其  
他賦誄祭文銘詞不錄一要者  
補初學子者補之稍速也

身之初學之受文之意至而  
筆之至如深素而上無論斤  
降而玉唐宋猶有不易遠  
學者獨隨園又議論從橫  
其力如擘忽而壯語也而細思  
忽而壯語也而怒罵凡之之

所至如學以之不至苟初學然  
之則若復之至而素不至  
之其意亦在素不至而素  
之亦可如如人或有以鄙俚駁  
雜謔之者謝防得曰學  
文自繁入簡自俗入雅繁即

敦樸也。位高鄙俚。如人志。位  
 可以。雅繁。所以。入。學。必。知。德  
 園。可以。至。至。至。厚。唐。宋。也  
 安政四年丁巳初冬

范亭軒田中恭題



竹口真高刻

隨園文鈔卷一

答某山人書

田中恭子忠編次

書來責僕不相見。詞甚煩。氣甚盛。僕敢不覆一函。以  
 開足下。孫子曰。知彼知己。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足下知己而不知彼。能入而不能量。非所以測交  
 也。夫君子之道。無他。出與處而已。出則有陶冶人才  
 之任。於天下人無所不當見。處則安身藏用。於天下  
 人無所當見。足下視僕。出乎處乎。苟能知之。必能量  
 之。雖然。處者亦未嘗無友也。有長沮。必有桀弱。有張

陋園文錄 卷之二  
鄙必有羊求論其徒大率處者流也處者多其足友者少僕故欲窺觀足下而遲遲乎晉接足下不解其意而迫之過矣然女欲自媒劍欲自鳴猶夫人也不意足下又舍其區區之文墨而忽挾賢挾貴以臨之一夸門地再夸交游此正僕年來所亟亟避者持其所避者而招之則足下求友之術疎矣鄭康成曰田賜之徒不稱官垆魏李冲曰魯之三卿就若四科友也者不可以有挾也僕少未嘗學問桂冠後稍知文章利病覺此道中有似是而非者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有借此街市游大人以成名者僕誠私心

痛之發憤雪此弊俛焉而有孜孜當悅學時雖妻孥來猶厭奚况外客性又趨人之急求而不應彼貌未變我顏已慚胸中輒大不適因自念與其開門友近人就若開卷友古人與其不副人望欲然病乎已就若不使人望悠然樂其天古之人欲讀書先閉門誠不得已也士相見禮先之以介繼之以贊至鄭重也此外則胥史農工召之而後至且戰國時乃有曳裾候門者為報恩揚名之說以惑純誇之公子今非其時也朝廷清明賢者在上不肖者在下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君子不惡其窮而惡其所以窮安得如

書中憤懣語以悖教而傷化哉僕自知不肖甘心入  
山中產物惟白雲耳甚無補於足下慮足下方憎  
絕之不暇而忽以願見為請殊駭人意然武陵漁人  
無心得津有心求之轉不可得若足下一付以無心  
則僕見亦不可不見亦可見不見何足重輕萍蜂鳴鳩  
政曉蟲豸尚登山人之堂况足下世宦之家文人自  
命者乎明月清風開門則入閉門則去入而不喜去  
而不怒者何也彼無所求故也今足下乃悻悻然以  
不見為愠或者其有所求乎僕昨者雖相謝終不能  
決足下之果有他腸而預築堅城以待意嘿嘿頗自

悔今接書畧見意旨乃竊喜前此之相謝果計老而  
謀得也藏已之拙養人之高何嘗不兩得耶要之雖  
不見如見雖見如不見詩足下再擇之

與某刺史書

寄示詩四卷俱哀經中哭中丞公之作具見純孝發  
于心聲然區區之見有不敢不白之左右者禮大功  
廢業又曰嬰兒哭其母何常聲之有足下斬哀之喪  
非止大切有韻之詩非止常聲以禮律之似足下在  
眼中不得為詩縱為詩不得哭父古惟傳或孫綽有  
眼中哭母詩是時東晉清談禮教陵遲不可為訓自

唐以來詩人林立。孝子林立。未聞有以哭二親為題者。蓋至親無文。詩固言之。文者也不文。不可以為詩。文則不可以為子。兩者相背而馳。故從來畫家無畫天者。輓詩無輓父者。劉畫作六合賦。昔人以為大愚。若以固極之恩而鋪陳之于聲調之末。是即畫天賦六合之類也。子夏免喪。彈琴而不成聲。足下未免喪。握筆而已成韻。異乎僕所聞。僕方慮足下性耽吟咏。或三年中不能忘此。結習偶有所作。亦必假其年月于服前服後。以免于君子之譏。而不意足下之即以禮所禁者而自暴章之也。韓昌黎于十二郎從子也。

其祭文獨不用韻。蓋雖期功之喪。亦有不忍文之之意焉。足下孺慕不已。故長言之。長言不已。故咏嘆之。原非以此為名也。然果合乎禮。以得名。尚非孝子之心。所願乃背乎禮。以累名。又豈孝子之心。所安。公羊曰。仁不勝道。記曰。詩之夫愚。此之謂矣。足下盍取服中所作哭而焚之。中丞公有知。必以愚言為是。諛足下者。豈不曰三百篇中。亦有陟岵蓼莪詩。作不知陟岵者。孝子行役之詩。其親存也。蓼莪者。刺幽王之詩。毛傳可考也。

答惠定字書

來書懇懇以窮經為勗。憲僕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思有所獻替。而發言忽來。則是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為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為。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偽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托

足。權門者以為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躡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病蒙竊耻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抵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為功。即如說關雎。鄙意以為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為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為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為即清廟。即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陽。而王業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悞康成八寸策。為八十宗。典說不已。一闕之



市。是。非。蘇。起。頌。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  
 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僕。方。怪。天。  
 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導。咭。擾。擾。何。休。敢。再。拾。其。藩。而。  
 以。吾。附。益。之。乎。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  
 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  
 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虛。漢。偏。于。  
 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  
 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  
 北。面。而。絃。矣。高。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  
 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况。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

其。私。說。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難。僕。指。宋。儒。廓。清。之。功。  
 安。可。誣。也。僕。齒。未。落。即。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  
 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為。六。經。之。于。  
 文。章。如。山。之。昆。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  
 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滙。而。至。  
 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于。昆。崙。星。宿。  
 間。而。自。以。為。至。足。則。亦。未。免。為。塞。外。之。鄉。人。而。已。矣。  
 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把。六。經。而。自。足。乎。抑。不。  
 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  
 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強。

顏閔以文學而足下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已。知彼而亦為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荅定宇第二書

覆書道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更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賊吏也。其命名未可為據矣。桓靈刊石經。匡張孔

馬以經顯。歐陽歙賊私百萬。馬融附奸。周澤彈婁陰。鳳質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長闕之而已。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為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為之。幹蠱為之。幾諫者亦可謂非

孝者無親乎漢王充曰。著作者為文儒。傳經者為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為優。宋劉彥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宏之已足。就有闡宣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註。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為足下誦之。足下謂說經貴心得。不以治襲為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即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即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為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治襲者。各序其事。

各值其景。如烟雲草木。隨化工為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說之。如射舊鵠。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踈踈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前賜讀大禮儀六宗說。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郝京山曾言之。其書俱在其說更詳。此豈足下有意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襲之襲。二人傳而足下不傳矣。且僕固踈於經者也。甫得二義。已覺其襲。倘從足下之言。而惟經之是窮。則足下之終日。仰首屋梁。所自矜獨得者。

不俱可危乎。要之足下自問不能購畫。天下說經之書又不能禁絕。天下說經者之口姑母以說經自喜也。

答友人某論文書

人必有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和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為弓。和非不能為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棄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為四科。判為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己。秦學不兼方。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

為之沿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歷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絕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為元白好韓柳亦為徐瘦。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鵞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病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悞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筴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為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

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擷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在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尚未深歷。故覺與我爭名者在。在皆是。而獨震於考訂家。瑣屑斑駁。以為其傳較可。公耶。又疑詩文之格調。氣韻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萬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渺視乎其所已知者。而震擊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為詩人為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寧從一而深造。毋泛涉。

而兩矢也。嗟乎。士君子意見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為傳也。乃不能為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為國家立萬里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并不能為游徼畜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于蠹簡中。狹矣。然僕竊喜自負者。王荊公云。徒說經而已者。必不能說經。僕固非徒為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其容有間乎。

與薛壽魚書

談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孫。必欲推而納之于必朽之處。此吾所為惛惛而悲也。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子之大父。一瓢先生。醫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祿。僕方思輯其梗槩。以永其人。而不意寄來墓志。無一字及醫。反託于與陳文恭公講學云云。嗚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傳矣。朽矣。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老安少懷之學也。素位而行。學孰大于是。而何必捨之以他求。陽明勲業爛然。胡世

寧笑其多一講學。文恭公亦復為之于余心。猶以為非。然而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則名高。而布衣挾相公以自尊。則甚陋。今執途之人而問之曰。一瓢先生非名醫乎。雖子之仇。無異詞也。又問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學乎。雖子之感。有異詞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傳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傳先人。得毋以藝成而下之說為斤斤乎。不知藝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藝。非道貌襲之道藝。兩失。燕噲子之何嘗不託堯舜以鳴高。而卒為梓匠輪輿所笑。醫之為藝。尤非易言。神農始之。黃帝昌之。周

公使冢宰領之。其道通十神聖。今天下醫絕矣。惟講學一流轉未絕者何也。醫之效立見。故名醫百無一人。學之講無稽。故村儒舉目皆是。子不尊先人于百無一人之上。而反賤之于舉目皆是之中。過矣。即或衰年無他。有此附會。則亦當牽連書之。而不可盡沒其所由來。僕昔疾病。性命危篤。爾時雖十周程張朱何益。而先生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僕所以心折而信以為不朽之人也。慮此外必有異案。良方可以極人。可以壽世者。輯而傳焉。當高出語錄陳言萬几。而乃諱而不宣。甘捨神奇。以就其腐在理學中。未必增一

偽席而方技中轉失一真人矣。豈不悖哉。豈不悖哉。

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

聞弟釋服有日。邑之客有強余賀者云。南中風俗。是日設酒作樂。余聞之瞿然。夫服中月而禫。再期而除。非孝子所得已也。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天下賢者少。愚者多。然如禮而除其哀。忘否未可知也。未可知則禮外之意存。而先王教孝之心亦終不沒。今將欣欣然曰。某服釋可賀。受賀者亦欣欣然曰。既釋服可作樂。賀者若逆知其哀之已忘。而薄

待。馬。受。賀。者。又。若。惟。恐。人。不。知。其。哀。之。已。忘。而。故。以。酒。食。歌。舞。自。章。明。焉。凶。禮。畢。而。賀。得。母。嘉。禮。畢。則。弔。乎。夫。衰。麻。苴。經。非。先。王。以。之。苦。人。也。念。孝。子。哀。痛。之。心。誠。于。中。形。于。外。其。服。食。起。居。有。不。至。于。是。而。不。安。者。故。為。之。制。而。又。為。之。節。非。若。囚。拘。束。縛。身。受。者。得。早。脫。一。日。為。快。故。禮。曰。親。喪。外。除。言。外。除。者。明。乎。其。內。未。除。也。且。凡。云。賀。者。皆。人。人。危。得。之。不。可。必。得。而。竟。得。之。故。賀。也。如。遷。官。如。介。壽。如。獲。重。器。異。寶。是。也。若。夫。三。年。之。喪。轉。瞬。而。除。衰。麻。終。身。世。無。其。事。有。何。慶。羨。慕。悅。而。為。之。賀。哉。曾。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

笑。之。晉。梁。龔。明。日。當。除。父。服。而。奏。伎。置。酒。劉。隗。彈。之。天。性。之。地。不。內。自。訟。而。使。外。人。笑。且。彈。耶。弟。思。之。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乘。汲。長。孺。曾。待。詔。金。馬。門。故。恥。為。令。又。謂。僕。擢。秦。郵。牧。不。遷。褊。心。不。能。無。少。望。者。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尚。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為。老。僕。纔。三。十。三。前。途。正。長。敢。遽。賦。士。不。遇。以。退。哉。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即。以。漢。循。吏。論。桐。鄉。渤海。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



朱邑能之。至于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  
豪強。兼供張儲侍。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  
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  
儲侍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侍僕所不能也。今強  
以為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馬。滇南之  
象。雖舞於床。躡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跣地泛駕之  
虞。性好晏起。於百事無悞。自来會城。俾夜作晝。每起  
得聞鷄鳴。以為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為吾民。吾  
心甘焉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臺叅耳。迎  
送耳。為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齠齠熟

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愠。而孰知  
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  
落人之後矣。不跪膝。奔竄便瞪目受噴。及至日昃。始  
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心不秉燭。坐  
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闡  
畧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券報某官至某所。則  
又遽然覺。斃然行一月。中失膳飲。節違高堂。定省者  
且且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  
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  
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

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夫違俗之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為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為游徼嗇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今有乘怒驥而馳炎衢者雖賁音必僂息于樹陰之下夫僕亦僂息之遲者也公母見怪也

再答陶觀察書

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為尤難掖之進知已勸其退亦知已而勸退之成全為尤大公疑僕祿有餘贏故欲退居以自怡似又非知僕者

僕進有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閒于進且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典引刻意頌諛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僕官赤緊以來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尋故物或未干賢者之譏乎若謂上游矜寵方盛故宜緩去則不知僕之所以欲去乃正為此何也官之不能無去猶人之不能無死也死亦何福之有而洪範以考終命為福則聖人之意也深人之親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狎近有如戚友僮從者乎之數人者他事可

陸贄文抄 卷一  
與謀而惟出處之際。宜獨斷焉。先乞身而後告焉。何也。之數人者。皆受居官之樂。而不分任職之苦者也。唐相蕭嵩求去。明皇留之曰。朕未厭卿。卿何求去。嵩曰。待陛下厭臣。臣安敢求去。僕讀史至此。深慕嵩之為人。僕蒙大吏薦剡。百姓知感。脫然去。上或留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為難。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意。為難。以其間。交倉庫。辭吏民。身閒而慮周。時乎時乎。有餘味焉。馬伏波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援實恥之言。士君子貴以身關天下之重輕也。今僕在官。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輕。州縣中豈遽少僕。

哉。非特州縣也。就令僕一歲九遷。驟膺公卿之位。自問何以立功。何以報主。亦復捫心納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能自信。夫子不知而開。獨知之。僕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僕自知之也。夫是故知難而退也。若夫僕之所自信者。則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謂非其人莫任者。今無有也。唐宋來幾家文字。非其人莫任者。誠有之矣。僕幼學徐庾韓柳之文。及三唐人詩。每搖筆。覺此境非難到。苦學植少讓古人之我。先覩焉。以早違為悔。行且就去。將從事焉。盡其才而後止。不比立功名束手。

而聽之天也。舍得為不為當去不去。公其謂我何。

答和觀察書

郵遞中接公手書。讀三過。殷然以天下為己任。數年未得此於上游。極寡第書中稱德為貴。才為賤。是說也。狂夫阻之。公而不以天下為己任也。則廢才可矣。公而以天下為己任也。則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為乎。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古以天地人為三才。天之才見於風霆。地之才見於生物。人之才極於參贊。其大者為聖賢。為豪傑。其小

者為農夫。為工匠。百畝之田。人所同也。或食九人。或食五人。而才見焉。治埴之事。人所同也。為燕之罇。為秦之廬。而才見焉。使農一日不食。人工一日不成。器則子不能養其父。弟不能養其兄。而顧囂囂然曰。吾有德。其誰信之。孔子論成人。以勇藝居先。而以思義授命者次之。論士。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稱孝稱弟者次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才難。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至戰國。縱橫變詐。似才之為禍尤烈。故孟子起而辨之。曰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為能視者目。

之才也。雖察秋毫不足為目病，而非禮之視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雖辨淄澠不足為口病，而非禮之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視非禮而必矐目，而盲之；食非禮而必鉗口而噎之，是則罪才賤才之說而非孔孟意矣。駟之三篇曰：斯馬斯才，馬尚非才，不可而況于人。今天下非無德也，然而有所謂偽德，非無才也，然而有所謂偽才。公與其貴此而賤彼也，毋寧兩辨而求其真，故謹覆。

答衛大司空書

枚隸公屬下，蒙訓儉以養廉，引身相率，意良厚也。第

平素讀書，覽古所得者，似與君子意旨有殊。請聲之於左右。公昔刺海州，衣布含脫粟，後居高位如故，可謂不欺其志者。然枚以為公之所以率性者，當在是所以自足與教人者，當不在是。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是時卿大夫歌雍舞佾多不遜者，故夫子有為言之。君子之服食起居，鄉黨一書甚具，蓋未嘗儉也。考史管仲奢，晏嬰儉，皆君子。元載奢，盧杞儉，皆小人。然則君子小人之分，不在奢與儉也。明矣。人之好尚不能盡同。文王嗜菘蒲，蘆羊棗，天下之嗜菘蒲蘆羊棗者，必不止文王與曾點。

也。因文王曾點而菖蒲菹羊棗特傳。非菖蒲菹羊棗之能傳文王曾點也。奢儉之適情亦猶食味之適口而已矣。雖然朝廷有體。聖人有經。不可以好尚異也。禮享宴肴饌并帶革鳥。有公侯卿大夫士之別。本朝會典尤詳言之。先王豫知後之人必有奢以亂制儉以沽名者。故戒奢黜儉而一束之于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特奢于視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視亦非禮也。曰。非禮勿聽。非特奢于聽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聽亦非禮也。公為大臣宜率天下歸于禮。不宜率天下歸于儉。若積俸錢以遺所不知誰何之人而徒取朝廷

倚賴之身。而惡衣惡食。以僂苦之。是為子孫計。貪甚矣。而何儉焉。若曰。非此恐清名不立。是為好名計。貪甚矣。而何儉焉。檀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朝廷節用愛民。國未奢也。而公又何儉之示焉。本朝湯潛菴陸稼書皆以儉名者也。然兩人之所以成名。公當深求之。勿貌襲之。如敝車羸馬。皆可以為湯陸。則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皆可以為孔子矣。夫不趨至樂之境。以貌襲孔子。乃趨至苦之境。以貌襲湯陸。擇術者不若是拙也。公巡撫廣西。劾謝濟世子。並劾濟世。故以為過矣。昔令尹子文。王猛房杜皆賢相。其子

皆不肖。當時不咎其父。謝雖迂怪。非中行之士。然當田文鏡隆赫時。朝臣默默而謝。為三日御史。露章批鱗。率戍窮邊。口無二辭。可不謂豪傑哉。有人如此。不為之全。其晚節為後世勸。而使衰年縲纆。填死牢戶。天下之人聞而悲之。以公所為。得毋奢于刑而儉于德乎。然則公之所奢。枚之所儉。益亦兩勉之而已。

與孔南溪太守書

僕在蘇二十餘日。凡六見閣下。每見則牽裾而不忍別。置精饌以款之。選笙歌以樂之。分清俸以惠之。忍老泪以送之。未嘗見閣下肯如是其待人也。亦未嘗

有人焉。肯以閣下之待我者見待也。不期其然而然。身受者疑。旁觀者亦疑。不知天下之發于真性情而不容己者。皆求其故而不得者也。文王嗜菹菹。菹菹之味。安在愁。康好鍛鍛。之趣。安在閣下好。僕僕之當好者。安在以為重其同科乎。則當今已未進士尚多也。以為重其文學乎。則天下以詞章稱者無萬數也。然而閣下何以捨他人而我好也。所以然之故。不特僕不知。旁人不知。即問之閣下。閣下亦不知。所以不知。所以發之誠。而行之篤。以天合不以人合。其斯之謂歟。且受知于道。廣之人不足感。而受知于量。

狹之人始足欣。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得交子張，安知其不在矜之容之例也？矜之容之，是以衆人待之也。子夏曰：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得交子夏，其為所與而非所拒也，明矣。閣下干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今之子夏也，僕得交焉，幸矣。閣下官吳下，枚寓白下，路不甚遠，非不可見者。閣下年六十一，枚年五十九，年不甚衰，非不能見者。然而臨別時，閣下瞿瞿然，以不再見為虞，此豈真不再見哉？願見之心，過切而未必見之心，乃生蓋患得失于官職，則甚鄙，患得失于師友，則甚賢。昔陸放翁與范

石湖。晚年吳下作別，輒失聲而慟。古之賢人何獨不然。奉上留別詩六章，希省覽不備。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先生誦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為厲階，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短於七古，凡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氣。先生非之甚當，然其近體清妙，于迄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尚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



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入。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為。唐。不。足。以。為。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

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變。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

陸園文抄 卷一  
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為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傳盛唐。搯擊自矜。殊為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謝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裘衣大褱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

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為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畜者言之。如拍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艷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必不以為僭。

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為艷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即艷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

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傳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艷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挾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賢或才或關係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之奇平艷朴皆

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為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為萬古江河矣黃山谷與於詩者也豈屑為揚劉哉然尊西崑以為一朝郭郭矣宣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虛往往舍己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人音天之有萬竅揮其善鳴者而賞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絃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衆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

郊島為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為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為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鐘。闔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為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為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為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未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己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敷人之所長。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

獨剛。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於盧同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姝。同波異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豔體。宜收。即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答施蘭垞論詩書

足下見僕答沈宗伯書。不甚宗唐。以為大是。蒙辱讜言。欲相與昌宋詩。以立教。嘻。子之惑更甚於宗伯。僕安得無言。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

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己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為齊人歟為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為夏聲歟為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曰宋之介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逼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為介削也。然宋介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逼居宋居魯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為介削也。則好惡拂

人之性矣。是奚可哉。來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與房。檐檐焉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與房。檐檐焉盛服而居。子慮其雷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華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窶居窶處。衣昌披而服藍縷。曰吾以為新云爾。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揚子曰。斲木為棋。挖木為鞠。皆有法焉。唐人之

法本乎漢晉。宋人之法本乎三唐。終宋之世。無斥唐  
人者。子忽欲尊宋而斥唐。是率其子弟攻其父兄也。  
恐詩未作而教先敗也已。

答汪大紳書

常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  
亦不闢佛。以為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閭民之一種。  
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尚。各有  
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奕好鍛好結駘之類。所謂小是  
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用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強  
僕亦從事于斯。則不得不辯。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

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  
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  
佛。收放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既念佛以後。  
心歸何所。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  
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  
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  
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  
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故  
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  
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

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放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即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為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擯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

獸身上之赤者為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之亦為血乎今夫禾一穗之穀累累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朶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青青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為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將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后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與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

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  
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  
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即。以。佛。之。道。還。治。  
佛。之。身。而。佛。窮。矣。此。數。條。尺。木。至。今。不。荅。吾。子。能。代。  
荅。之。吾。將。姑。捨。所。學。而。從。汝。

隨園文鈔卷之一終



